





雪岳用不盡底黑漆竹篔
授以高峯而為嫡嗣峯得
此示現四十九種相好或
慈或威或定或慧攪動四
大海水令彼魚龍蟹蟹無
棲泊處就中輓出一大日



輪住於太虛空裏使盲者
得視聾者得聽啞者得言
裸者得衣同入大光明藏
一一天真一一明妙後之
學者欲辨端倪直須向鏡
粹上勘驗著由是乎敘

至元甲午秋前

瑞光禪寺住山沙門

嗣祖真圓謹書



高峯和尚叅禪節要



侍者

持正錄

叅學真翁居士洪喬祖編

開堂普說

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
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為人
處也無師云有進云畢竟在那一句師云
從頭問將來進云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

云龍蛇混雜凡聖交參進云如何是箇箇
學無為師云口吞佛祖眼蓋乾坤進云如
何是選佛場師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進
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進云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
朝宗師云你甚處見得僧喝師云也是掉
棒打月進云此事且止只如西峯今日十
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云山

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悉皆成佛進
云既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云你若
成佛爭教大地成佛進云畢竟學人過在
甚麼處師云湘之南潭之北進云還許學
人懺悔也無師云禮拜著僧纔拜師云獅
子咬人韓獪逐塊師乃豎拂召大眾云此
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伶俐漢若向這裏
見得便見龐居士安身立命處既見龐居

士安身立命處便見從上佛祖安身立命
處既見佛祖安身立命處便見自己安身
立命處既見自己安身立命處不妨向這
裏拗折拄杖高掛鉢囊三條椽下七尺單
前咬無米飯飲不濕羹伸脚打眠逍遙度
日若是奴郎不辨菽麥不分抑不得已案
下雲頭向虛空裏書一本上大人教諸人
依樣畫猫兒去也山僧昔年在雙徑歸堂

未及一月忽於睡中疑著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自此疑情頓發廢寢忘食東西不辨
晝夜不分開單展鉢屙屎放尿至於一動
一靜一語一默總只是箇一歸何處更無
絲毫異念而要起絲毫異念了不可得正
如釘釘膠粘撼搖不動雖在稠人廣衆中
如無一人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澄澄
湛湛卓卓巍巍純清純點一念萬年境寂

人忘如癡如兀不覺至第六日隨衆在三
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驀然
觸發日前仰山老和尚問拖死屍句子直
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照
鏡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
定話後頭密舉驗之無不了了般若妙用
信不誣矣前所看無字將及三載除二時
粥飯不曾上蒲團困時亦不倚靠雖則晝

夜東行西行常與昏散二魔輒作一團做
盡伎倆打屏不去於這無字上竟不曾有
一餉間省力成片自決之後鞠其病源別
無他故只為不在疑情上做工夫一味只
是舉舉時即有不舉便無設要起疑亦無
下手處設使下得手疑得去只頃刻間又
未免被昏散打作兩橛於是空費許多光
陰空喫許多生受略無些子進趣一歸何

處即與無字不同且是疑情易發一舉便
有不待返覆思惟計較作意纔有疑情稍
稍成片便無能為之心既無能為之心所
思即忘致使萬緣不息而自息六窓不靜
而自靜不立纖塵頓入無心三昧忽遇喫
粥喫飯處管取向鉢盂邊摸著匙筋不怕
甕中走却鼈此是已驗之方決不相賺如
有一句誑惑諸人自招永墮拔舌犁耕現

前學般若菩薩必要明此一段大事不憚
山高水闊得得來見西峯况兼各各然指
然香立戒立願礪齒磨牙辦鐵石志既有
如是操略如是知見切須莫負自己初心
莫負父母捨汝出家心莫負新建僧堂檀
信心莫負國王大臣外護心直下具大信
去直下無變異去直下壁立萬仞去直下
依樣畫猫兒去畫來畫去畫到結角羅紋

處心識路絕處人法俱忘處筆端下驀然
突出箇活猫兒來因元來盡大地是箇選
佛場盡大地是箇自己到這裏說甚龐居
士直饒三乘十地膽喪魂驚碧眼黃頭容
身無地然雖如是若要開鑿人天眼目發
揚佛祖宗猷更須將自己與選佛場鎔作
一團颺在百千萬億世界之外轉身移步
向威音那邊更那邊打一遭却來喫西峯

痛棒大衆既是和自己颺了又將甚麼喫
棒忽有箇不顧性命底漢子聞恁麼舉出
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是則固是要且西
峯師子巖未肯點頭在

示衆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留下一言半句惟務
衆生超越三界斷生死流故云為一大事
因緣出現於世若論此一大事如馬前相

撲又如電光影裏穿針相似無你思量解
會處無你計較分別處所以道此法非思
量分別之所能解是故世尊於靈山會上
臨末稍頭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
竅盡底掀翻雖有百萬衆圍繞承當者惟
迦葉一人而已信知此事決非草草若要
的實明證須開特達懷發丈夫志將從前
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盡平生眼

裏所見底耳裏所聞底莫顧危亡得失人
我是非到與不到徹與不徹發大忿怒奮
金剛利刃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一斷
之後更不相續直得曾次中空勞勞地虛
豁豁地蕩蕩然無絲毫許滯礙更無一法
可當情與初生無異喫茶不知茶喫飯不
知飯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情識頓淨計較
都忘恰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又如泥塑

木雕底相似到這裏驀然脚蹉手跌心華
頓發洞照十方如杲日麗天又如明鏡當
臺不越一念頓成正覺非惟明此一大事
從上若佛若祖一切差別因緣悉皆透頂
透底佛法世法打成一片騰騰任運任運
騰騰灑灑落落乾乾淨淨做一箇無為無
事出格真道人也恁麼出世一番方曰不
負平生參學之志願尔若是此念輕微志

不猛利趯趯穉穉魍魎魍魎今日也恁麼
明日也恁麼設使三十年二十年用工一
如水浸石頭相似看看逗到臘月三十日
十箇有五雙懔懔而去致令晚學初機不
生敬慕似這般底漢到高峯門下打殺萬
萬千千有甚麼罪過今日我之一衆莫不
皆是俊鷹快鷄如龍若虎舉一明三目機
銖兩豈肯作這般體態兀兀度時然雖如

是正恁麼時畢竟喚甚麼作一大事若也
道得與汝三十拄杖若道不得亦與三十
拄杖何故卓拄丈一下云高峯門下賞罰
分明

予上此來二十四年常在病中求醫服藥
歷盡萬般艱苦爭如病在膏肓無藥可療
後至雙徑夢中服斷橋和尚所授之丹至
第六日不期觸發仰山老和尚所中之毒

只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當時便覺四大
輕安如放下百二十斤一條擔子相似今
將此丹普施大衆汝等服之先將六情六
識四大五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總鎔作
一箇疑團頓在目前不假一鎗一旗靜悄
悄地便似箇清平世界如是行也只是箇
疑團坐也只是箇疑團著衣喫飯也只是
箇疑團屙屎放尿也只是箇疑團以至見

聞覺知總只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疑至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不疑自疑不舉自舉從朝至暮粘頭綴尾打成一片無絲毫縫罅撼之不動趁之不去昭昭靈靈常現在前如順水流舟全不犯手只此便是得力底時節也更須慤其正念慎無二心展轉磨光展轉淘汰窮玄盡奧至極至微向一毫頭上安身孤孤迴迴卓卓巍巍不動不搖

無來無去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後滋塵勞頓息昏散勦除行亦不知行坐亦不知坐寒亦不知寒熱亦不知熱喫茶不知茶喫飯不知飯終日默養養地恰似箇泥塑木雕底故與牆壁無殊纔有這境界現前即是到家之消息也決定去地不遠也巴得搆也撮得著也只待時刻而已又却不得見恁麼說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却不得

將心待之又却不得要一念縱之又却不得要一念棄之直須堅凝正念以悟為則當此之際有八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門頭伺候所有一切奇異殊勝善惡應驗之事隨汝心設隨汝心生隨汝心求隨汝心現凡有所欲無不遂之汝若瞥起毫厘差別心擬生纖塵妄想念即便墮他圈穢即便被他作主即便聽他指揮便乃只說魔

話心行魔行反誹他非自譽真道般若正因後茲永泯菩提種子不復生芽劫劫生生常為伴侶當知此諸魔境皆從自心所起自心所生心若不起爭如之何天台云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采無窮誠哉是言也但只要一切處放教冷冰冰地去平妥妥地去純清純點去一念萬年去如箇守屍鬼子守來守去疑團子豁然爆地一聲

管取驚天動地勉之勉之

示直翁居士 洪新恩

終日共談不二未嘗舉著一字復問此意如何不免遮相鈍置父母非我親誰是寂親者盲龜跛鼈伶俐漢向這裏薦得便見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或未然不妨撒轉機輪便就盲龜跛鼈上著些精彩起箇疑情疑

來疑去直教內外打成一片終日無絲毫滲漏鯁鯁于懷如中毒藥相似又若金剛圈栗棘蓬決定要吞決定要透但盡平生伎倆憤將去自然有箇悟處假如今生吞透不下眼光落地之時縱在諸惡趣中不驚不怖無拘無絆設遇閻家老子諸大鬼王亦皆拱手何故蓋為有此般若不思議之威力也然則有諸現業畢竟般若不勝

如箇金剛童子鑽之不入撼之不動世人
出於豪勢門墻六復如是一切官屬吏卒
無不畏之又若擲物墮地重處先著目即
雖有成住壞空之相如龍脫殼如客旅居
其實本主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增無減
無老無少自無始劫來至於今生頭出頭
沒千變萬化未嘗移易絲毫許堪嗟一等
學人往往多認這箇識神不求正悟不脫

生死置之莫論今生既下此般若種子纔
出頭來管取福慧兩全超今越古裴相國
李駙馬韓文公白樂天蘇東坡張無盡即
此之類也雖沉迷欲境亦不曾用工纔參
見善知識一言之下頓悟上乘超越生死
雖在塵中遊戲三昧不忘佛囑外護吾門
咸載祖燈續佛慧命此輩若不是宿世栽
培焉得便恁麼開花結子福足慧足是則

固是今日山僧却有箇煨凡成聖底藥頭
不假栽培底種子說則辭繁略舉一偈欲
明種子因熟讀上大人若到可知禮盲龜
跛鼈親

結制示衆

大限九旬小限七日鹿中有細細中有密
密密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麼時銀山鉄壁
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

懸崖荆棘切須猛烈英雄直要翻身跳出
若還一念遲疑佛亦救你不得此是家上
玄門普請大家著力山僧雖則不管閑非
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

示衆

皮穿肉爛筋斷骨折且無礙辯橫說豎說
若謂向上一闕敢保老兄未徹直須虛空
粉碎大海枯竭透頂透底內外澄徹正恁

麼時猶是眼中著屑大衆且道如何是到
家底句泥牛喫鉄棒金剛迸出血

若論此事如大火聚烈燄亘天曾無少間
世間所有之物悉皆投至猶如片雪點著
便消爭容毫末若能恁麼提時尅日之功
萬不失一儻不然者縱經塵劫徒受勞矣
海底泥牛斝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
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鷲鷲牽此四句內

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檢點得出
許汝一生參學事畢

若論此事譬如人家屋簷頭一堆榼搥相
似後朝至暮雨打風吹只是無人覩著殊
不知有一所無盡寶藏蘊在其中若也拾
得百劫千生取之無盡用之無竭汝知此
藏不從外來皆從你諸人一箇信字上發
生若信得及決不相誤若信不及縱經塵

劫亦無是處普請諸人便恁麼信去免教
做箇貧窮乞兒且道此藏即今在甚處良
父云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解制示衆

九旬把定繩頭不容絲毫走作只得箇箇
皮穿骨落七零八落冷眼看來正謂掘地
討天千錯萬錯今日到這裏不免放開一
線彼此無拘無束東西南北任運騰騰天

上人間道遙快樂然雖如是且道忽遇鑊
湯爐炭劒樹刃山未審如何棲泊 良久
云惡

示衆

若要真正決志明心先將平日曾中所受
一切善惡之物盡底屏去毫末不存終朝
兀兀如痴與昔嬰孩無異然後乃可蒲團
靜坐正念堅凝精窮向上之玄機研味西

來之密旨切切拳拳兢兢業業直教絲毫
無間動靜無虧漸至深密幽遠微細微細
極微細處譬如有人遠行他方漸漸迴途
已至家舍又如鼠入牛角看看走至尖尖
盡底又如捉賊討賊拷至情理俱盡不動
不退無去無來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卓卓
巍巍孤孤迥迥如坐萬仞崖頭又若停百
尺竿上一念纔乖喪身失命將至功成九

仞切須保任全提忽於經行坐卧處不覺
因地一聲猶如死在漫天荆棘林中討得
一條出身活路相似豈不快哉若是汨沒
塵勞不求昇進譬如水上之浮木其性實
下暫得身輕不堪浸潤又如庭中之花雖
則色香俱美一朝色萎香滅無復可愛又
如農夫之種田雖有其苗而工力不至終
不成實便如貧窮乞兒得少為足久久萌

芽再發荆棘復生被物之所轉終歸沈溺
無上清淨涅槃無由獲覩豈不枉費前功
虛消信施若是有志丈夫正好向這裏悔
迹韜光潛行密用或三十年二十年以至
一生終無他念踏得實實落落穩穩當當
直教纖塵不立寸草不生往來無礙去住
自由報緣遷謝之日管取推門落臼若只
恁麼紙裏茅纏龍頭蛇尾非特使門風有

玷亦乃退後學初心如上所述管見莫不
皆是藜藿之類飽人不堪供養以俟絕陳
之流終有一指之味往往學道之士忘却
出家本志一未隨邪逐惡不求正悟妄將
佛祖機緣古人公案從頭穿鑿迥相傳授
密密珍藏以為極則便乃不守毗尼撥無
因果人我愈見崢嶸三毒倍加熾盛如斯
之輩不免墮於魔外永作他家眷屬若有

未遭邪謬不負初心當念無常迅速痛思
苦海沉淪趁二時粥飯見成百般受用便
當便好乘時直入莫待臨嫁醫癭此乃從
上佛祖之心印無礙解脫之妙門設使機
緣不偶工力未充切須捨命忘形勤行苦
行至死拚生一心不退復有葛藤未盡不
免重說偈言此心清淨本無瑕只為貪求
被物遮突出眼睛全體露山河大地是空

華

東西十萬南北八千纖塵不立寸草不生

往來無礙妙用縱橫直饒親到這裏正是

棄本逐末引禍招殃且道如何是本

擲拄

杖云拋出輪王三寸鉄分明徧界是刀鎗

低頭覓天仰面尋地波波挈挈遠之遠矣

驀然撞着徐十三郎嗔元來只在這裏以

手拍膝一下云在這裏臘月三十日到來

也是開眼見鬼

立限示衆

五陰山中魔強法弱戰之不勝休擬議著
寶劍全提莫問生殺奮不顧身星飛火撒
有功者賞無功者罰賞罰既已分明且道
今日喫棒底上座是賞耶是罰耶若向這
裏緇素得出便見興化於大覺棒下悟喫
棒的消息

示衆

叅禪若要剋日成功如墮千尺井底相似
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千思想萬思量單單
只是箇求出之心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
是施工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徹去
西峯今日犯大妄語永墮拔舌犁耕

有時熱闕闕有時冷冰冰有時如牽馱入
井有時如順水張帆因此四魔更相殘害

致使學人忘家失業西峯今日略施一計
要與諸人掃蹤滅跡良久云捷

兄弟家或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不見佛
性往往皆謂被昏沉掉舉之所籠罩殊不
知只這昏沉掉舉四字當體即是佛性堪
嗟迷人不了妄自執法為病以病攻病致
使佛性愈求愈遠轉急轉遲設使一箇半
箇回光返照直下知非廓然藥病兩忘眼

睛露出洞明達磨單傳徹見本來佛性若
據西峯點檢將來猶是生死岸頭事若曰
向上一路須知更在青山外

若論此事正如逆水撐船上得一篙退去
十篙上得十篙退去百篙愈撐愈退退之
又退直饒退到大洋海底撥轉船頭決欲
又要向彼中撐上若具這般操志即是到
家消息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此事的實用工切處正如搭對相樸相似
纔有絲毫畏懼心纖塵差別念蘊于胸中
何止十撲九輸未著交時性命已屬他人
了也若是鐵眼銅睛憤憤悻悻只要一拳
打碎一口吞却假使喪身失命以至千生
萬劫心亦不忘諸上座果能如是知非果
能如是著鞭尅日成功斷無疑矣勉之勉
之

